

茶马驿站的自我辩解

托慰着,开始和结束
只守青砖、瓦房
这场许久未见的雨
悄悄睡去
看,渐渐消失光影的山脉
站下一次又一次愿
而在风的崖口
而我,捧着檐上落下的星星
双手合十
静点一盏油灯
这一夜,虔诚的人
洗涤了,屋檐下沉淀已久的尘埃
一场雨的默默来访

拾起一颗檐上落下的星

归宿
我仿佛看到了命运的
在黑石城的寂静里
我什么也没有提起
在黑石城这个被时光遗忘的地方
陪见过某个黄昏里的自己
陪我,走过无数个昨天和明天
没有冬天的行囊里
被我,珍藏在一个
上个秋天里,人们不愿捡拾的落雪
无法带走
只有亚拉雪山、玛尼堆、经幡
皮包
夏末的晚间,阿妈将思念装满我的羊
触摸着,风的温度
在黑石城孤寂的山头
阿妈的双手

被时光遗忘的地方

有多远
没有身份的远
老人,不曾告诉我
将我,守望者的身份除名在这片谷地
听不清,是谁打落的谷粒
一层叠一层涌动的麦浪里
麦地旁的老人,轻声地呢喃
青稞粒的额头
梳过,每一粒泛着金黄的
山谷里的风,正拿起梳子
可以看见
放眼,祝桑谷地

秋声的虔诚



康巴周末

康巴人文

2024年10月2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版式设计:陈雪峰

分野与创新

◎刘忠俊
唐卡艺术

宗教与非宗教、神话与现实只有微弱的差别。不论是那些气势恢弘的寺庙建筑,那些庄重生动的铜雕泥塑,那些绚丽辉煌的壁画以及那些典雅精妙的唐卡,无不充满对生命的崇高热情和把握生命形式的坚定信念。如此,西藏当代绘画就如一缕五彩祥云冉冉升起。

西藏绘画的分野

绘画种类众多,当我们在谈论有关西藏的绘画,往往并不太清楚什么是“西藏绘画”以及和“西藏题材绘画”之间的关系。“西藏绘画”是怎么界定?西藏传统唐卡与西藏当代绘画是怎样演变的?画家的民族身份与作品定位有无因果关联?这些疑问往往都困扰着画者和观赏者。笔者认为:根据作品中的文脉传承,可以按涉及西藏的绘画划分为“西藏绘画”和“西藏题材绘画”两类。本节将以此分野作为出发点,对国内涉藏绘画现象作简单的介绍和分析。

西藏绘画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在它传承有序的文脉里,不仅涵盖了唐卡、壁画的不同画派,也囊括了根敦群培、安多强巴对写实的探索,甚至包括开拓创新的“甘孜藏画”“布面重彩”“祥巴版画”等。形成了以传统唐卡为主体,以民族审美为核心、不断发展变化的民族绘画体系。

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周边佛画艺术也随佛法进入了吐蕃,这一时期的绘画样式以印度和汉族地方风格为主。后弘初期,阿底峡从超戒寺请来的三幅布画成为当时卫藏绘画的范本。此后数百年,西藏各地受毗邻地区绘画艺术影响呈现出多种风格。包括扎塘寺、托林寺的早期绘画,受到尼泊尔影响的“夏鲁风格”“江孜风格”“古格样式”以及本土化的“齐吾冈画风”。

15世纪以后,西藏唐卡开始积极学习汉族地方绘画,嬗变出“勉唐”“钦则钦莫”“嘎玛嘎孜”三大画派。随着时代的发展,西藏绘画又逐渐演化出“新勉唐”“新勉康巴”“热贡唐卡”等画风。20世纪,摄影术传入西藏。照片的高度写实促使画家迈出了革新步伐,使得西藏绘画开始摆脱传统的条条框框,并逐步减弱其宗教属性、开始了“人”的觉醒。

著名学者、启蒙思想家根敦群培不仅深谙传统唐卡艺术,同时又对南亚艺术、西方写实绘画作过研究,并掌握了素描、水彩画的技法。根敦群培反叛了唐卡传统而游离于法度之外,他往往根据题材内容而采用不同技法,走出了一条东、西方文化并存的道路。作为一个开路先锋,他为西藏现代美术的萌发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曾对安多强巴讲:“只要你根据对描绘对象的第一印象作画,你会画得很像。”他的这个观点,强调艺术家个人感受的重要性,打破了传统绘画恪守《造像度量经》的要求。

安多强巴的经历和根敦群培一样,都是受到摄影术影响而决意在传统之外进行创新的革新派画家。安多强巴第一次看到九世班禅大师的黑白照片时,他就被照片的写实效果所折服,点燃了创作激情,他参考照片画了绘画生涯里第一幅有明暗关系的肖像画。1954年,安多强巴应安排,绘制了一幅《毛主席彩像唐卡》。同年8月,将这幅画像作为礼物带到北京,后珍藏在民族文化宫。安多强巴也随代表团来到北京并在中央美术学院深入学习写实绘画。返回西藏后,他为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创作了《释迦牟尼初转法轮图》《权衡三界》等;他后半生的新创作包括《十世班禅大师》《藏汉医学交流》……都是传世佳作。

安多强巴延续了根敦群培的探索之路,他把写实主义带入到传统唐卡绘画里,为西藏传统绘画的革新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奠定安多强巴在西藏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五色海
第1121期

激情宣泄在天地间

◎张春文
横断山人文

康巴藏族,是一个狂悖、豪爽而充满激情的族群,他们自原始部落时起,就养成了敢爱敢恨、敢歌敢泣的秉性,习惯于用肢体和声音表达生命,喜好面对雪山草地宣泄自己的激情。这种表达和宣泄,就是歌与舞的起源。经过漫长岁月的演变,原始的歌与舞就逐步有了相对固定的表现形式和规范。由于康巴藏族栖居地域十分广阔,且有江河的切割和大山的阻挡,所以传承至今的歌舞就呈现出种类繁多、异彩纷呈的局面。在名目众多的歌舞中,流行最广、最普及的主要有三种:锅庄、热巴、弦子。

锅庄这是一种无伴奏集体舞,藏语称“擦拉”或“嘎卓”,意为欢乐之舞。这种舞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人人都会跳,凡节日喜庆、乔迁新居、娶妻结婚,男女老少都可相聚一起通宵达旦地跳舞唱歌。锅庄舞跳法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果卓”,意为走步舞,从左起步走圆圈,由慢而快,舞姿明快简洁,可吸纳众多男女参加,其场面宏大壮阔;另一种称“枯卓”,是一种旋步舞,舞姿多变,可快可慢,多为青年人喜爱。跳锅庄舞时男女相向,或成排或围圈,长袖翻飞,黑靴顿地,彩锦马甲扭动,白色长裙如波浪起伏。时而舞成一团,时而撒开旋转,时而快步腾挪,时而衣袖挥舞,有雄鹰翱翔之潇洒,有骏马驰骋之奔放。锅庄舞唱时不舞,舞时不唱,具有沉稳刚劲的特点,最能营造庄严的气氛。

各地锅庄千姿百态,跳法不一,而最独特的是香格里拉市奔子栏一带的“大锅庄”,具有弯腰俯首、搂肩搭背的特点,在整个涉藏地区再无二例。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开国大典》一章的藏族锅庄舞的语汇,就源自于奔子栏一带的锅庄舞。

热巴舞是旧时民间艺人以家庭为单位,长年流浪演出的一种歌舞,演出时女演员头戴莲冠,身穿绸缎上衣和刺绣坎肩,腰系白褶彩裙,头戴狐皮帽,足蹬长靴,手持扁形手鼓边舞边击;男演员手持铃铛,随音乐起舞,时而绕圈走动,时而旋转、跳跃。热巴舞是融舞蹈、歌唱、朗诵和音乐伴奏为一体的综合艺术,有舞有鼓,有鼓有唱,有唱有诵。击鼓时鼓手高举头顶,手臂张开挥舞,有大海捞月之势,有从天而降之态,鼓点激越、奔放,充满野性的兴奋。男女舞者腰肢扭动,腾跃旋转,动作复杂,舞姿夸张。用热巴艺人的话说来,舞姿轻盈要像刀刃上赛马、刀尖上旋后,膝盖要像风轮的轴,脚背要像风扇的片。旧时的热巴艺术带有宗教色彩,以歌颂诸神为内容,以求神保佑村寨平安、庄稼丰收、畜禽兴旺为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热巴艺术经过推陈出新的改造,融进了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内容,但原有的程式没有变,从序歌到尾声共有20多场,有时也可精简,但不能少于9场。迪庆的热巴艺术很出名,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曾到北京、莫斯科进行过演出。

弦子也是一种集歌、舞、乐为一体的综合艺术,藏语称“果谐”,其特点是:男子手持二胡(弦子)边拉边舞,领头歌唱,女子随声应和,长袖舞动。男女牵手搭肩踏歌而行,且舞且歌,时而绕圈,时而散开,并加以左右旋转的动作,由弱到强,先轻歌曼舞,继而激昂昂扬,舞姿热烈。弦子舞没有锅庄舞那样粗犷庄重,适合表现各种生活内容。舞姿舒畅优雅,曲调欢快明丽,唱词多为即兴创作,常以太阳、月亮、鲜花、草原等人们熟悉的美好形象来表意寄情。弦子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劳动之余、时令佳节、婚丧嫁娶、祝寿贺岁等都可随时演唱,表演时不拘人数,不拘场地,院落、村头、草地、广场等随处都可演出。若遇民族节日盛

邮递员

◎黄孝纪
庄稼人

小时候,在村里最早看到推单车的人,就是邮递员雷玉才。

说是推单车,是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很少看到他骑过。那时,村里人把邮递员叫做送报纸的,或者叫做走信的,自行车则叫单车。当弯弯扭扭的田野小径上,远远地出现一个人影,推着单车,朝着我们村庄走来,我们就知道,是送报纸的来了。

这送报纸的年轻人就是雷玉才,在生产队时期,全公社就他一个送报纸的,因此,他差不多每隔两天,就要来我们这一带的村庄、学校、供销社送一趟报纸和信。当他来到我们村前朝门口的柳荫下,停好他的单车,我们常会围拢过去,看他那辆黑亮的大单车。这辆单车的后座一侧,挂着一个鼓囊囊的绿色大布袋。他俯身掀开布袋盖子,我们能看到里面叠得整齐的报纸,有的报纸里还夹着信封。这些报纸是大队、生产队和学校订阅的,信则不一,有公函,也有私人信件。当他拿了一些报纸和信,走进村巷里去送时,就有胆大的孩子,不时按几下那个溜圆锃亮的单车铃铛,“叮铃叮铃”,发出一串串的清脆响声,很是悦耳!雷玉才身材结实,爱笑,他每次来到村里,好多人都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他也忙不迭地笑着回应。过了一阵,他从村巷里送了报纸和信出来,便又推了他的单车,沿着光亮的青石板路出了村,在田野间或山脚下行走,往别的地方去了。

就我们家而言,雷玉才与我大姐荷花十分熟悉,年龄也相仿。大姐比我大十七岁,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嫁到油市塘村,与我们村只隔着一条江流和一片稻田,近得很。她家住在村口的老槐树旁,是往来行人的必经之处。那时候,我大姐夫从部队转业后,在远的铁路上当火车司机,我大姐带着孩子在老家,曾有很多年,通信于他们而言,就很寻常了。也因此,雷玉才与我大姐就更熟络。有的日子,雷玉才送信来到大姐家,走得又累又饿,要是恰好遇上午饭时分,大姐就会邀请他吃了饭再走。

听大姐说,雷玉才是本乡仁和圩人,是顶了他父亲的职当上邮递员的。他之前在马田邮政所工作,后来调到了高亭邮政所。长期以来,无论在大集体时期,还是分到户之后,高亭邮政所分管了周边三四个乡镇的邮政事务。也就是从那时起,雷玉才专门负责跑我们这个公社(后来改作乡)的投递,算是到了本土本土工作,轻车熟路,人熟地熟。

仁和圩这个地名,我早有耳闻,产出的黄豆酱油负有盛名。但我真正第一次从那里经过,则是读初三的时候了。初三那年,我从洋塘中学转学到邻乡的高亭中学。高亭中学离我家有二十多里路,这样,我就只得寄宿学校了。那时候,星期六是上半天课,下午我便步行回家。星期天的下午,我再带了米或两瓶咸菜,又从家里步行回学校。往返学校的途中,必定经过仁和圩。

仁和圩位于一条过境公路的两旁,地势高,无论往来,车辆和行人都要经过长长的上坡和下坡。历史上,这里也曾是一个小圩场,不过当我初次经过这里时,除了远远就闻到浓烈熏人的熬制土酱油的气味,已经没有了圩场,只是一个小村庄。村前公路边,有几个卖酱油的小店铺,摆着一大钵一大钵的土酱油。这里也是洋塘与高亭两个乡域的边界地带,过了仁和圩,沿公路再走十多里,就到了高亭邮政所。一直以来,包括我大姐在内,我们那一带的乡人如果要取汇款,或者要汇钱出去,就得步行二三十里路,到高亭邮政所来办理。

做了邮递员的雷玉才,平时也是住在仁和圩的家里,并在村里娶妻生子。每天上班,他一大早骑了单车,赶往高亭邮政所领取当天的报纸、信件、汇款单,而后再骑回家中吃早饭。吃过早饭后,他和他的单车、邮袋,就出没在绵延的山岭和田野之间,出现在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村庄里,要很晚了,才又疲惫不堪地回到家来。按照他自己设定的投递线路,走完整个乡域的一趟投递,通常需要两天。就这样,寒来暑往,日复一日,他将一份份报纸,一封封书信,一张张汇款单,送到了山乡的每个角落,送到了无数人的手中,沟通了这方土地与天涯海角的音信和情感。

也有的日子,出于信任,有的乡人在收到外面亲人寄来的汇款单后,又委托雷玉才下次从邮政所取了钱送来,这样免得自己往返走一趟长山路。信任难却,雷玉才也就应承了下来。只是他的责任,就更重了。正是这份朴实的信任,雷玉才在故乡一带的村庄,是很受尊重的。每次他来村中送信,跟他热情打招呼的,邀请他到家中吃饭的人,就不少。

我高中毕业后,考上了湖南省建筑学校,读中专,学校在湘潭,与家远隔数百里。这样,我也开始与家里通信。父母不识字,我的信经过雷玉才的手,到达父母手中时,必定是让我姐姐们念。姐姐有时给我回信,也是托付雷玉才给我寄出。我的信有时在末尾是让家里寄生活费,这让父母在收到我信的开心之时,又不免为筹集我的生活费而发愁。

以后的岁月,因为亲情、友情、爱情,以及文学上的追求,我的信件,频繁通往各地。来自各处的信件,通过一个个邮递员的手,也不断抵达我的手中。这些信件,给了我温暖,给了我慰藉,给了我人生路上前行的力量。

记得我读中专时,曾写过一首诗,里面有这样的诗句:“绿色的使者来了,我又怀抱着绿色的希冀!”是我那时对渴望收到信件的心情写照。

从我青年时代起,我差不多就没有再见过雷玉才。但他那热情、爱笑又爽朗的形象,那辆挂着绿色大邮包总是与他相伴的自行车,我一直记得。

真要感谢雷玉才!感谢那些在条条崎岖弯曲的邮路上,默默奔走的邮递员!